

段祺瑞傳

(八)

章君毅

民國元年元月八日，段祺瑞的親信靳雲鵬往訪北洋之「龍」陸軍大臣王士珍，力陳和議大計。王士珍却扯出了題外之談，他向靳雲鵬訴苦說：

「我本來就不想再做官了，迫於宮保的一再敦促，不得已，方始勉強出山。如今又要倡議共和，跟我的初志相違，我仍當引退，以避賢路。」

靳雲鵬却仍然在極力陳詞的說：

「以學生的庸碌，原可以藏拙，都還不甘枉自非薄，希望能為國家稍盡義務。老師位居顯要，一言足為蒼生造無窮的幸福，您怎說出這種遠萌退志的話來了？老師，只怕您想退也無從退，而且還無家可歸呢。」

然而，王士珍一向令人高深莫測，他聽完了靳雲鵬的力勸，頓時就閉上了眼睛，一臉肅穆，默然不再回答。靳雲鵬無奈，唯有起立與辭。

(陰曆元月十日)一月二十二日，第三天，靳雲鵬往謁北洋系主戰派首腦人物馮國璋，是即北洋之狗，兩個人一見面，立刻就展開了一場

激辯。

首先，是靳雲鵬以單刀直入之勢，先聲奪人的說：

「天下安危，就看華帥(馮國璋號華輔)您的決心怎樣了？」

馮國璋兩眼一翻，悍然的答道：

「打呀！」

靳雲鵬一聲冷笑的說：

「可是，打仗不能救危亡！」

馮國璋居然也義形於色的說：

「死嘍！」

靳雲鵬昂然的問：

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請問華帥，您究竟何所擇？」

馮國璋一臉的慷慨義烈，他拉開嗓門直吼：

「我為國而死，名正言順！」

靳雲鵬義正詞嚴，高聲的說：

「生死問題，應以利害為取捨。華帥果若為

天下人民謀幸福，雖生猶榮。否則徒以一死塞責

，即死亦辱。我希望華帥勿以一人之生死為念，而以國家的存亡為重。」

自此，馮國璋和靳雲鵬反覆辯論，歷時達三小時之久，最後，仍還是不得結果而散。

朱芾煌坦誠釋狐疑

南北秘密議和，果如袁世凱之所料，清廷唯求優待，親貴祇圖保全自家性命，反倒是禁衛軍軍統馮國璋，和辦帥張勳，形成最大的阻力。張勳痛恨民軍，係由他力守南京一役，被民軍擊敗所引起，張勳認為他被迫退出南京，是他一生中的「奇恥大辱」，所以他堅決反對與民軍議和。不過，當袁世凱命人暗中去點他一點，使張勳恍然大悟，取大清而代之，非民軍而係袁世凱，他就此不再吭聲了。唯獨馮國璋，他仍一力主戰如故，橫亘在南北兩大之間，成為和議的最大妨礙。馮國璋究竟是存的什麼心？一直要到民軍代表朱芾煌，潛抵北京，與袁世凱內閣進行秘密交涉，而廖宇春經由袁克定的介紹，在北京西河沿中

西旅館跟他見過了面，一大內幕，方始揭露開來。

原來，自馮國璋奉命統率第一軍南下，與革命軍在陽夏進行激戰，他放一把火將漢口夷為一片瓦礫，又攻陷漢陽，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就一直以為自己是革命軍的第一號死敵。除此以外，他還有老大一樁心事，認為他跟老主子袁世凱都有了芥蒂。——早在陽夏戰事初起之際，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，便請朱帶煌代他的父親潛赴武昌，與黎元洪互通款曲。朱帶煌完成任務北返，道經漢口，剛好馮國璋統兵直下漢皋。朱帶煌把馮國璋當自家人看待，專程前往拜訪，殊不知馮國璋一本正經要做大清帝國的孤臣孽子，他翻臉不認人，以私通革命的罪名將朱帶煌扣押，必欲置之死地，袁世凱既不敢承認朱帶煌係經他授意袁克定所指派，大有「啞巴喫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」的尷尬，只好命袁克定挺身而出，力電營救，馮國璋方始賣大公子一個人情，把朱帶煌釋放了事。由於這一支小插曲，馮國璋也在暗懷鬼胎，覺得他開罪了民軍和袁世凱雙方。因此他在南北議和時期，唯有破釜沉舟，一路喊打到底，鬧得袁世凱都為之大傷腦筋。民國總統一席原已水到渠成，成為他的囊中之物，偏偏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來。

南京成立臨時政府，曾經一度使袁世凱大失所望，誤以為南軍違約，把他給甩在一邊去了。因此他覆電全權代表唐紹儀，堅持國民會議須在北京舉行，並有「民黨欲以寡人專制，唯有停止和議，整軍以待」激越之詞，使唐紹儀在上海進

退維谷，陷於困境，他電請辭職，袁世凱迅即照准，官式的南北和議因而破裂。所以民軍另委朱帶煌北上，與清廷袁內閣舉行秘密磋商。袁克定、靳雲鵬、廖宇春都跟他經常保持聯絡，不時聚議，作幕後的斡旋。朱帶煌即曾向廖宇春公開透露他在漢口幾為馮國璋所害的往事，他並且表示他諒解馮國璋當時是為公而非為私，他決不置念，不但毫無修怨之心，而且慨允盡力保全，他說：

「馮軍統果若贊成共和，則名譽所關，我當完全負責。馮軍統如仍不信，我還可以致電民軍要求承諾。不過，馮軍統倘仍執迷不悟，那我也就無可如何了。」

朱帶煌的這一番表白，果然說到馮國璋的心坎上去了，從此以後，他那堅決主戰的口氣便鬆了許多，恰好應了「心病還須心藥醫」這句老話，他居然說出了「清廷何德於我？我又何必效忠？不過我總覺得中國人格太淺，善泳者隨波自如，善割者迎刃而解，否則未有不傷未有不死者。如今以不知君主立憲的國民，而能享共和之幸福，我決不相信」之類為國為民的話來，不再嘵嘵要做清朝的文天祥、史可法了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（元年元月十六日），袁世凱入清宮出席御前會議，在東華門外丁字街遇刺，炸彈誤中副車，衛隊管帶袁正卿殞命，死傷衛隊十餘人，在京師掀起了軒然巨波，外交團咸至內閣慰問，孫大總統亦自南京來電探詢經過。民軍祕密代表朱帶煌強調丁字街炸袁一舉純係個人無意識之舉動，決非民軍所指使。這一次狙擊不過

使袁世凱受了一場虛驚，但却在無形中幫了他的大忙，滿清權貴對他的疑忌大為法減，在御前會議席上他的發言也就更為有力，更能獲得支持。不過滿清權貴齊同在作最後之掙扎，激烈份子揚言誓死反對共和，蒙古的博爾濟古特氏組成了義務勤王敢死隊，蒙古王公紛紛返回本旗號召所部入京勤王，滿洲親貴成立了君主立憲黨，舉主戰派首領馮國璋為會長。他們還不知道馮國璋早已變更宗旨，民軍能予他安全保障，他又何必出死力保大清打仗呢？他出了個大難題給宗社黨人，要求籌措戰費六百萬，他說他要到河間家鄉去募兵二十營，繼續作戰。

霹靂一聲電迫遜位

由於宗社黨的百計阻撓，歷次的御前會議都討論不出結果來。北方謀和的祕密代表夏清貽回到了上海，他拍回來一封極重要的電報：

「貽到滬寧遍謁當道，賴汪兆銘、伍廷芳兩君，極力調停。推袁一節，南中確已承認。唯清內閣應與皇室同時取消，袁以公民資格，由衆公舉，電到即行，望勿遲滯。停戰期限，斷難再展。貽虞（十二月七日，元年元月二十五日。）」

在武漢前線暗中操作一切的段祺瑞，也認為這個混沌未開的局面，不容再拖延下去了。他在十二月初七同一天，用第一軍的名義拍發密電到北京，指示在京奔走活動各人，段祺瑞用快刀斬亂麻之勢說：

「內開魚電已悉，第一策（按指運動親貴，由內廷降旨，自行宣佈共和）失敗，本在意外中。」

此等大事，豈能過求完全？本軍即日發起，通電各軍聯名入奏，希將各軍人名地點從速查示爲盼。

段祺瑞敢作敢爲，劍及履及，一天後，十二月初八（元月二十六日），當孫大總統和袁世凱達成了以下五項協議：

一、清帝宣佈退位，袁即知照駐京各國公使，請轉達民國政府，或由駐滬各領事轉達亦可。

二、袁須宣佈政見，絕對贊成共和主義。

三、俟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，孫大總統即行辭職。

四、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大總統。

五、袁被舉爲臨時大總統，須宣誓遵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，乃能授受事權。

上列五項協議係由孫大總統提出，經袁世凱表示全部同意照辦。段祺瑞獲得袁世凱的密電指示，於是，十二月初七，霹靂一聲，由署湖廣總督、會辦剿撫事宜、第一軍軍統段祺瑞領銜；尙書銜古北口提督、毅軍統領姜桂題、護理兩江總督、長江提督張勳、察哈爾都統、陸軍統制官何宗運、副都統段芝貴、河南布政使幫辦軍務倪嗣冲、陸軍統制官（師長）王占元、曹錕、陳光遠、吳鼎元、李純、潘矩楹、孟恩遠。總兵馬金鉞、謝寶勝、王懷慶，第一軍總參議官靳雲鵬、參議官吳光新、曾毓雋、陶雲鶴。總參謀官徐樹錚、砲隊協領官蔣廷梓、陸軍統領官（旅長）朱泮藻、王金鏡、鮑貴卿、盧永祥、陳文運、李厚基、何豐林、張樹元、馬繼增、周符麟、蕭廣傳、聶汝清、張錫元，營務處長張士鈺、袁乃寬，巡

防統領王汝賢、洪自成、高文貴、劉金標、趙個、仇俊愷、德啓、劉洪順、柴得貴，幫辦天津防務張懷芝、正定鎮徐邦杰、陸軍統帶官（團長）施從濱、蕭國安，總共是前方四十二員高級將領，主張共和的通電，公開發表，直接拍發給清廷內閣、軍諮、陸軍並各王大臣，電文係由段祺瑞的總參謀徐樹錚主稿，直斥輔國公載澤、恭親王溥偉等人阻撓宮廷俯覽輿情所議定的改共和政體，要求清廷：

「……：……：渙汗大號，明降諭旨，宣示中外，立定共和國體。以現內閣及國務大臣等，暫時代表政府，担任條約、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，再行召集國會，組織共和政府。俾中外人民，咸與維新，以期妥負羣生，速復地方秩序，然後振刷民氣，力圖自強，中國前途，實惟幸甚。不勝激切待命之至，謹請代奏。」

十二月初九（元年元月二十七日），段祺瑞等前線四十二將領電奏到京，他的駐京各代表立刻印刷一萬份，派人到京師各地分發，北京國風報也發行號外，隨報附送，使京師人心爲之大快，混沌局勢，遂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概。但是宗社黨人猶在聲稱段祺瑞的電奏出於偽造，指係段祺瑞左右的青年將校所爲。袁世凱便再演一支插曲，命人發電直接去問段祺瑞，段祺瑞獲電後置之不答，以沉默表示承認，再加上袁世凱系大將趙秉鈞、梁士詒、阮忠樞、傅良佐等力言斷無偽造之理，袁世凱方始代奏。奏上，清廷果然慌了手脚，十二月十二日（元年元月三十日）再開御前會議，自此決定了大清帝國的命運。辛亥十二

月二十五日（元年二月十二日）清帝溥儀退位，結束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入據中原之局，翌日孫大總統即向參議院辭職，舉袁世凱自代。

這便是段祺瑞平生自詡的「首造共和之功」。由於他和袁世凱的合作無間，密切配合，終使袁世凱登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寶座。因此，入民國後的段祺瑞，也就跟王士珍、馮國璋之輩大不相同，他自此脫穎而出，更上層樓了。

十面埋伏一網打盡

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二十七日，段祺瑞領銜，清軍前線四十二員高級將領，奏請清帝退位，立定共和國體，電報拍到北京，清廷爲之大震。恰巧就在同一天，京津同盟會會員彭家珍，化裝滿清軍官，身懷炸彈，在滿清宗社黨中堅份子，軍諮處副辦良弼的家門口，引彈爆發，和良弼同歸於盡。段祺瑞堂堂正正的電奏，跟彭家珍轟轟烈烈的行動，把清宮裏的隆裕太后、宣統皇帝，和滿朝的王公親貴嚇得心摧胆裂，魂飛魄散。革命黨業已進抵某地某地的傳說滿天飛，京津一帶，實行戒嚴，軍警密佈，官商紳學，一般兒的要給搜查行李。大小小官紛紛的南下「逃難」，津滬之間的輪船票價，逐日上漲，而且還很難買得到。有錢有勢的京官逃了一大半，因爲職責羈身實在逃不了的，羣起要求袁世凱派隊伍保護，袁世凱却正好趁此機會加以監視。北京街市，行人寥落，交易清淡，一到晚間，就只聽見三五成羣的軍警在往返逡巡，連學校都停了課。天津租界，寸土寸金，租兩三間房，居然昂達二三百大洋。從北

京駛來的火車上，擠滿了改裝易服的逃官，和打扮成漢人的旗婦。平民百姓，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，在車站上指點指點：這是某大人，那是某老爺，前幾天，還在官腔十足，作威作福，沒想到如今也落魄到這個地步。平劇名角汪笑儂，把擺住了民衆心理，在天津貼演「受禪台」、「哭廟」、「桃花扇」之類的前代亡國諸劇，獲得觀衆最熱烈的歡迎。在在都表現滿清的氣數已盡，中華民國，必將在兆民擁戴中堅強屹立。

清帝退位，民國肇建，袁世凱在革命軍和清廷之間，翻手爲雲覆手雨，硬敢兼施，巧取豪奪



清廷任命段祺瑞的上司湖廣總督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，清帝退位担任全權代表與革命軍磋商大計。

，終告膺任臨時大總統，可以稱之爲我國歷史上最波譎詭秘，變幻萬千的一幕。事實上，袁世凱是處心積慮，早有準備，他所採取的是十面埋伏，一網打盡之計，極盡一代梟雄的手段，縱橫捭闔之能事，真叫人眼花撩亂，歎爲觀止。在袁世凱的這一次史無前例的政治鬥爭中，段祺瑞無疑是主將，是先鋒，也是最大的功臣，以及袁世凱唯一可恃的靠山。他從江北提督任上，奉召返京出任第二軍軍統，旋即改署湖廣總督會辦別撫事宜。在第一個階段，段祺瑞利用他以往多年主持軍事教育，和編練北洋新軍所建立的人事關係，還有清廷面臨驟變非重用袁

世凱不可的有利條件，用敏捷的手腕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將滿清新貴和土官生通力合作三四年，爲排斥北洋舊人，掌握北洋新軍，所作的種種努力，全盤推翻。使北洋六鎮新軍重新歸於袁世凱的麾下，由他負責調度

指揮，這才是袁世凱在革命軍與清廷間討價還價，予取予求的一筆大本錢。

如果袁世凱祇靠段祺瑞號召舊部，重掌兵權，用武力迫使清帝退位，革命軍拱手相讓，那段祺瑞他們就要陷於腹背受敵，兩面作戰。鹿死誰手姑且不論，國家勢將因之糜爛。當國人自相殘殺，內爭不已，多一半還會導致列強覬覦，趁機出兵干涉，釀成瓜分慘禍。這一個重大危機，爲當年國內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不有所顧忌，袁世凱就正好把握此一國人共有的疑懼，口口聲聲的強調內仗不能打，一打就會亡國滅種，死無葬身之地。使得全國上下一致認爲，唯有採取和平途徑解決國體問題。

還有一個「祇能和平，無法開戰」的重大關鍵，那便是革命軍和清廷都籌措不出戰費。革命軍方面，臨時大總統府祕書長胡漢民就曾很沉痛的說過：

「軍餉更爲重要問題，各省方憂自給不足，遑論供給政府？千萬之公債，雖通過參議院，而未嘗得一錢以應急。財政部日謀借債，俄債千萬，幾有成議，爲參議院所拒否。日商之款五百萬，則爲匯豐銀行抵制，至不能成交，實受帝國主義者之打擊。先生（按指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先生）主張厲行徵發，而克強（按指陸軍總長黃興）難之。以南京之軍隊，紛無紀律，不能舉軍政時代一切之任務也。軍隊既不堪戰鬥，而乏餉且慮離散，於是克強益窘，則爲書致（汪）精衛與余，謂『和議若不成，自度不能下動員令，惟有割腹以謝天下！』故精衛極意斡旋於伍廷芳、唐

紹儀之間，余則力挽先生之意於內。余與精衛二人，可云功之首，而又罪之魁！然其內容事實，有迫使不得不爾者，則非局外人所能喻矣。」

光緒寡后祇圖優待

革命政府方面，財政艱難一至於此。清廷方面又如何呢？民國元年元月十九日，隆裕太后召開御前會議，恭親王溥偉（清帝溥儀的堂兄）就跟隆裕太后，有過如下的一段對話：

首先溥偉奏道：

「『亂黨』實不足懼，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：『只求發餉三個月，他情願破『賊』』，請太后問載澤，可有這擋子事麼？」

載澤不等隆裕開口，立即上前跪奏：

「是有這擋子事。馮國璋已經打勝過，軍氣頗壯，只求發餉派他去打仗。」

隆裕竟然眉頭一皺的訴起苦來：

「現在內帑已竭，前次所發的三萬現金，還是皇帝內庫裏的，我眞的沒有錢呀。」

溥偉連連的磕着響頭說：

「庫帑空虛，怎敢追求？不過軍餉實在緊要，餉足兵氣自堅，否則氣餒兵潰，貽患可就大了。從前日俄之戰，日本天皇皇后就會解下簪飾，犒賞軍隊。現在人心浮動，必須振作。既然馮國璋肯報效出力，請太后將宮中的金銀器皿，賞出幾件，暫充戰費。雖不足數，可是軍人感激，必能效死。如果能打一次勝仗，則人心大定。恩以御衆，勝則主威，請太后聖明三思。」

這時候，肅親王善耆，也插進嘴來說道：

「恭親王所說甚是，求太后聖斷立行。」

然而，正給大清帝國當家的隆裕太后，她的答覆，却竟是猛潑滿清親貴主戰派一盆冷水，她說：

「勝了固然好，要是敗了，連優待條件都沒有，豈不是要亡國麼？」

革命政府委實籌款困難，清廷——包括若干富可敵國的王公權貴，是寧可「亡國」也不願掏腰包拿出錢來助餉打仗。雙方的弱點，袁世凱早就洞若觀火，所以他才會放心大胆的專在和議上着手。

除了以段祺瑞的武力作後盾，袁世凱的十面埋伏，一網打盡之計，着實週密之至。幾乎在革命政府和清廷雙方，所有重要人物的週圍，他都早有秘密而妥善的部署，舉例言之，諸如：

一、大清帝國當家的隆裕太后：她的親信總管太監小德張，就是被袁世凱早就餵飽了的耳目和爪牙。這是當年盡人皆知的秘密，只是不便在隆裕跟前指明了說而已。就在上述的那一次御前會議席上，恭王、肅王、還有隆裕的妹夫兒子載澤，都曾極力的主戰，却是又怕走漏了風聲，給袁世凱曉得了可能會生禍事。便再三要求隆裕，千萬莫對宮中太監提起，可是，小德張耳目衆多，情報靈通。隆裕一回宮，小德張不待隆裕開口，他便針對着主戰派的意見，搶先發起了話來：

「照奴才看，共和也罷，君主也罷，老主子您全一樣嘛。講君主，老主子您管的事不過是用用費；講共和，太后也還是太后，不過這可得答應了那條件。要是不答應啊，革命黨打到北京，

那就全完兒完啦！」

汪精衛被老袁收買

二、革命政府方面，袁世凱先就收買了同盟會要角，因為刺攝政王載灃被捕下獄的汪精衛。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，汪精衛獲得釋放，他馬上就跟滿洲親貴如善耆之流夥在一起，民前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袁世凱到北京就任清廷內閣總理後，就會在總理衙門和汪精衛密談了一個鐘頭。當晚七時，又在私邸設宴，汪精衛和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二人，居然先向袁世凱跪下磕頭。然後再相對下拜。於是袁世凱面南坐，汪精衛（兆銘）和袁克定向北立，恭聆袁世凱致訓：

「你們兩人從今以後便是異姓兄弟。克定長，當以仲弟視兆銘。兆銘幼，應以兄長待克定。我老了，但望你們異姓兄弟之情，逾於骨肉。」

原來，汪精衛是正式的和袁克定拜了把子。自此投入袁世凱的懷抱。他僕僕風塵於北京、上海之間，專幹擁戴袁世凱的勾當，給袁世凱賣盡氣力，幫了極大的忙。

此所以，兩天後，北方革命同志在北京起義，就由於汪精衛和袁世凱的勾結，居然欺騙同志，誑稱袁世凱將派袁克定率部接應。十一月二十日晚間革命同志如時進攻天安門，和東華門、西華門，果見有一支部隊開來相迎。臨到跟前，方始發現是袁世凱派來圍捕的軍警密探，起義宣告失敗，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被捕。

從這一次以後，汪精衛便不斷的在從事爲虎作倀，出賣同志的卑劣行徑。十二月一日他在天

津意租界成立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，由他自己出任支部長，並兼任暗殺隊隊長。從此，革命同志在北方的革命行動，便唯有一批接一批的犧牲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。連民國元年元月十六日東華門炸袁世凱，都給袁世凱幫上了大忙，使他暫時免除滿洲親貴對他的疑忌，不再罵他是「賣主求榮，私通革命黨」的奸賊。尤其，自此一炸，也把隆裕和滿洲親貴全都嚇破了胆，人人都說革命黨已大批入城，主戰派也給嚇得噤若寒蟬了。

漸漸的，主戰最力的恭王溥偉逃往德國人佔領的青島，肅王善也投向日人所佔據的旅順。贖下來的強硬派，唯有軍諮府副辦、禁衛軍協統（旅長）良弼，他是日本士官畢業生，手中掌握得有載灃一手建立的禁衛軍。——袁世凱出任前清內閣總理的時候，曾經用請派皇族統兵南征的詭計，嚇得載灃急忙請辭禁衛軍軍統。袁世凱正得意洋洋，調馮國璋繼任其職，滿心以為可以把禁衛軍一舉攬奪。殊不料禁衛軍協統之一的良弼偏不買他的賬，他抓住禁衛軍的兵權不放，尤其他聯絡滿清權貴，組成了宗社黨，揚言將採取恐怖行動，斷然手段，使袁世凱益發不能自安。於是他便告誡汪精衛：清帝退位唯一阻礙厥在良弼，良弼不除，難免夜長夢多。汪精衛一聽如奉聖旨，立即赴天津籌劃，事為慷慨義烈，膽識俱壯的同盟會同志彭家珍所知，身懷炸彈冒險入京，就在段祺瑞的家門口拋出炸彈轟然爆發，彭家珍烈士和良弼相繼傷重身死。從此以後滿清親貴不敢再發表主戰言論，不敢侈言倡組宗社黨。

三、滿清親貴：首先，是宣統的父親攝政王

載灃，自袁世凱出山便被排擠，引咎自請退歸藩邸，襲封醇親王。在他以次的清廷第三號權力人物慶親王奕劻，又被袁世凱命徐世昌「報效巨款」，加以收買，從此祇好跟在袁世凱的背後走。這位袁世凱的前任內閣總理大臣，連御前會議都不敢出席。不久，在袁世凱的威脅利誘，作勢恫嚇之下，滿清親貴諸王大臣死的死、降的降、逃的逃、躲的躲，早就成了個樹倒猢猻散的局面，這又是袁世凱八面埋伏，一網打盡之計中，先使清廷土崩瓦解的一記絕招。在隆裕迫不得已宣布退位以前，他已經把大清朝廷的那個爛攤子給砸了。

四、黃興：孫中山先生尚未返抵國門以前，黃興一度當選民軍大元帥，旋又恐不獲武昌方面諒解，自願退居副席。可是，早在辛亥年陰曆十月下旬，袁世凱即已密派他的長子袁克定，赴漢陽謁見黃興，有所商洽，不得結果而返。後來乃由段祺瑞派廖宇春赴滬，和黃興所委派的代表顧忠琛，簽立協議，同意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。

攝政王拱手讓大權

五、黎元洪：袁世凱不但和他直接有函電往還，雙方代表絡繹於途，而且黎元洪早在清廷起用袁世凱之前，便托湖北人劉承恩帶信給袁世凱，剖析利害，殷殷勸進，甚至誠懇懇切的說：「……昔孟子數言保民。元洪本一武夫，罔識大義，惟常奉教於孟軻，其心得除保民外，無第二思想。況執事歷世太深，觀久望過，不能

自決，須知當仁不讓，見義勇為，無待游移。孟子云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趁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』全國同胞，仰望執事者久矣，請勿再遲疑三思，有失本來面目，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。」

有了黎元洪這樣一封信在手裏，袁世凱早該知道他將被自己牽着鼻子走了。

六、國際間：如所周知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，一向是袁世凱最要好的洋朋友，這正表示袁世凱在外交上走的是親英、美、日路線。所以，袁世凱東山再起，奉召入京，他一進京師，朱爾典便下令英國駐武昌總領事出面調停雙方戰事。並且還在馮國璋率部力陷漢陽後，由朱爾典正式轉告袁世凱，他已奉到本國政府的訓令：「英國對袁世凱已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。」此外，據主戰最力的清室恭王溥偉說：就在段祺瑞奏請退位的電報拍到北京的第二天：「是日美國人李佳白來邸，諷余主張共和。以大義責之，慚而退。」

凡此都是英美支持袁世凱的具體事實，因此，元年元月六日，袁世凱便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隆裕，以洋人干涉為要脅，唬隆裕一唬，中有語云：「海軍盡叛，天險已無，何能悉以六鎮諸軍，防衛京津；雖效周室之播遷，已無相容之地。……東西友邦，有從事調停者，以我祇政治改革而已，若等久事爭執，則難免不無干涉，而民軍亦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。讀法蘭西革命之史，如能早順輿情，何至路易（法皇）之子孫，靡有孑遺也！」

據宣統事後追憶，當時的隆裕「完全給嚇昏了」，她連忙召集御前會議，而且還哭個不停，最使她恐怖的，便是上列的那一段腥風血雨的威脅之詞。

除了以上所舉的各方面外，袁世凱的八面埋伏之計，還安排得有他的「第二樞亮」，在他重出滬上之前，擔任內閣協理大臣的徐世昌，以及無數親信爪牙，幫他四出打點，多方交通，俾使他在最有利的時機東山再起。談到袁世凱的這一層部署，還有一則令人笑掉了牙的秘聞，那便是當恭王溥偉獲悉清廷下詔起用袁世凱赴前線督師，他大不以為然，乃去謁見攝政王載灃，叩問緣故。光緒之弟載灃這時節却反轉過來給袁世凱幫腔了，他回答他的堂姪溥偉說：

「那是因為袁四有將才，而且名望也好，所以這才叫他去。」

溥偉當下就打開天窗，說了亮話——

「袁世凱鷹隼狼顧，久蓄叛謀，所以景月汀說他是仲達（司馬懿）第二。初被放逐，天下為之一快。何苦這會兒又引虎自衛呢？」

載灃沉默久，方始支支吾吾的說：

「慶王（奕劻）和那桐再三力保，我才覺着袁世凱或者可用。」

溥偉深知載灃的昏庸顛覆，唯有付之一聲長歎，他又問：

「縱難收回成命，是否可以再用些忠貞智勇的大臣，分一分袁世凱的勢呢？」

載灃忙不迭的問道：

「你看，該用那些人呢？」

溥偉啼笑皆非的說：

「叔父監國三年，羣臣咸否，自在洞鑿之中。偉不在政界，焉敢謀此？」

詎料，載灃哭喪着臉，一蹶腳道：

「都是他們的人，我何嘗有什麼心腹爪牙？」

有了這樣一位監國三年的攝政王，滿清不亡，是無天理。同時，也可以想見袁世凱當年被逐出清廷，縱歸滬上，其實他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的。載灃在三年之中用來用去，用的還是袁世凱久已部署好了的老班底。由而使得他的東山再起，順利已極。

段祺瑞哀的美敦書

袁世凱所埋伏的第八支伏兵，那就是當他出任滿清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，所安排好的三枚重要棋子，外務大臣胡惟德，民政大臣趙秉鈞，和署郵傳大臣梁士詒。這三位大臣，一個是交涉能手，一個是特務首腦，一個是心腹智囊。合起來，正好就是代他演出「逼宮」的全套角色。就中尤以特務首腦趙秉鈞擔任主角。民國成立以後，趙秉鈞曾向人透露：

「項城（袁世凱）本具雄心，又善用時機。但雖重兵在握，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。故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，一方面挾南方勢力以箝制北方。項城初以為南方易與，頗側南方，及南方選舉總統後，恍然南北終是兩家，不願南方勢力增長。如國民大會成立，終將為其挾制，不能擺脫，乃決計專對清室着手。首先脅迫親貴王公，進而脅迫清帝，又進而恫嚇太后，並付度其

心理，誘餌之以優待條件，達到自行頒布退位，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。」

趙秉鈞是參與袁氏機密的心腹之人，他的說法絕對可信。這一段文字，等於猛一下子將袁世凱的真面目揭了開來。由此可證，段祺瑞平生自詡的「首造共和之功」，不過袁世凱全盤計劃中最重要的一環而已。連段祺瑞本人，都是在受袁世凱的利用，段祺瑞下死勁幫袁世凱得了天下，對他個人來說，最低限度，他在清史上不能列作忠臣，在民國史上也斷無可能成為開國元勳。所以，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段祺瑞病逝上海，十一月五日國民政府令予舉行國葬。在國葬命令上，對他的「首造共和之功」，僅祇許為：「辛亥倡率各軍，贊助共和，功在民國。」「贊助」二字，便純粹是史家筆法。

事實上，段祺瑞在辛亥那年署湖廣總督兼第二軍軍統，他在陽夏激戰期間，慢騰騰的由江北而山東、天津、北京，而保定、鄭州、孝感。他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，而是替袁世凱整頓部隊，奪回兵權，更進一步為袁世凱實現野心而去鋪路的。所以他九月奉詔，十月初四才抵達北京請訓，然後再沿途部署，緩緩南下，暫且住在平漢線上的孝感。這時候民軍和清軍已在雙方議和停戰階段，十月二十八日（陽曆十二月十八日），袁世凱所派的全權代表唐紹儀，和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，也在上海會晤並換驗文憑。在此以前十三天，十月十五日（陽曆十二月五號），段祺瑞為表示北洋軍對於談和的誠意，下午六時正式照會各國駐漢口領事，宣佈全軍後撤一百里，撤出漢

口與漢陽，北洋軍撤退時中外人士參觀者達數千衆，但見其軍容雄壯，陣法謹嚴，掩護部隊照顧得面面俱到，使參觀者無不交口稱道，都說段祺瑞真不愧為北洋軍的第一員虎將。沒打仗，向後撤，反而獲此不虞之譽，段祺瑞的風頭確也出足了。

到了元年元月二十六日，段祺瑞等四十二將領發出了請清帝遜位，改建中華民國電奏。北京城裏雖然人心惶惶，明知清廷大勢已去。可是親貴退縮，臣僚星散，孤兒寡婦一時還拿不定主張。僅祇由袁世凱內閣出面電覆，嘉許段祺瑞他們「忠君愛國」的至誠，但却仍謂：「改變國體，事關重大，非付之國民公決，不足以昭鄭重」。另一方面，段祺瑞却獲得袁世凱的祕密知會：這完全是二三王公大臣，企圖作瀕亡前的最後掙扎，利用國民公決需時，儘量拖延時間。所以，段祺瑞在等够了一個星期，尚未獲得清廷明確的答覆，他便聯合了陸軍統制官（師長）王占元、李純，陸軍統領官何豐林、王金鏡、周符麟、馬繼增、李厚基、鮑貴卿。一位軍統，兩位師長，六員旅長，代表着北洋六鎮總兵力的一半，駐防地區正好是平漢沿線，而以協統鮑貴卿駐保定距離北京為最近。段祺瑞、李純駐孝感為最遠。用這樣一個隨時可以直搗京師的強大兵力作後盾，段祺瑞向隆裕提出了哀的美教書。

元年二月四日，段祺瑞等九將領聯銜電奏：「共和國體，原以致君於堯舜，拯民於水火。乃因二三王公，迭次撓阻，以至恩旨不頒，萬民受困。現在全局危迫，四面楚歌，潁州則淪陷

於革軍，徐州則小勝而大敗，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，日人則許之。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，蔓延於全魯。而且京津兩地，暗殺之黨林立，稍疏防範，禍變即生，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，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！

「三年以來，皇族之敗壞大局，罪難髮數。

事至今日，乃並皇太后、皇上，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，四萬萬人，欲求一生活之路，而不見允；祖宗有知，能不恫乎？蓋國體一日不決，則百姓之困兵陳餓，死於非命者，日何啻著數萬？瑞等不忍字內有此敗類也，豈敢坐視與乘之危而不救乎？謹率全軍將士入京，與王公痛陳利害。祖宗神明，實式憑之。揮淚登軍，味死上達，請代奏！」

電報拍到北京，登時就是一大亂，到處謠語紛紛，口耳相傳：「段祺瑞要殺進北京來了！」

二月六日，袁世凱正式露面，召集諸王大臣，舉行緊急會議，即席傳閱段祺瑞的這一個「謹率全軍將士入京，與王公痛陳利害」電，直驚得少數王公親貴，當場發抖，面無人色。縱然明知這

是袁世凱發蹤指示，作更進一步的威脅，可是袁世凱大權在握，段祺瑞整軍待發，誰敢戳穿來說，哼個「不」字？於是，就在這個會議席上，由袁世凱命人主稿，擬就了清廷贊成共和的覆電。段祺瑞的要求，到這時候總算是全部達到了。

不過，大局乍定，京師還有危機。平津兩地的革命同志，先已看穿了袁世凱的陰謀詭計，他們認為袁世凱一日不除，民主共和即無從獲得保障。二月六日晚間，北京同志用電話通知天津方面：清廷已定二月十日退位。二月七日，便有北方革命協會的會員易宣、阮琴風等，決心奮力一擊，不幸在唐山和追蹤的警察發生槍戰，又有一批志士壯烈捐軀。消息傳到孝感，段祺瑞深以袁世凱在北京城裏的安全為慮，他又派廖宇春赴灤州，調駐灤州的第三鎮曹錕所部，尅日進入北京，担任袁世凱的警衛。曹錕得令，立派一混成標（加強團）先行，曹三老實，他還快快的說：「我怎曉得宮保是主張共和的呢？不然，我幹嘛去打娘子關呀？」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
第四種

還俗記

鈕先銘著
定價二十八元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，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現身說法，完成最精彩的傑作「還俗記」。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為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「還俗記」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。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